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大綬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疏二十五

陳言邊務疏 明王守仁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邊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兹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

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邪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謀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隴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

小臣何敢僣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茍有所見是固芻荛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茍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

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邊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

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虚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内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礲砥礪日稽月考别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

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内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敵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逆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

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

艾前非以思奮勵令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
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
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
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
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
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外寇非漕輓則無粟
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
之師其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遥聞出

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彼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彼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彼逐水草以為居射禽畜以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渠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

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病於師者遠輸遠輸

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冦至則授甲歸屯遥為聲勢以相犄角冦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冦所拆毁邊墻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

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强之敵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脱朝喪師於東鄙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縦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録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黨縁皆以權力而强委之也彼且

需求刻剥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寇之怨為總兵者且復恃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肎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菫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厲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

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敵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小醜有不足

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
也今敵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
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拚匿精
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
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
敵情虛實事難卒辯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
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

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干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敵人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為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蕃人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敵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

為令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敵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蓄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也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敵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

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敵日以匱我盛則敵日以衰我怒則敵日以曲我逸則敵日以勞我堅則敵日以虛我鋭則敵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横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鋭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

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
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翫
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勑兵部將臣所奏
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
文務欲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國惓
惓之至

諫迎佛疏 王守仁稿 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竊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遣使外

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

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為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

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絶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

民之困苦亦且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
不憚數萬里之遥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
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
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
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
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陛下哉陛
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
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

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國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茍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外國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藁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賛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

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嚚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奥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

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

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

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末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茍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則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

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國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遥而西方極樂則在目前則不必縻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已復

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輙進其將順擴充之説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隕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乞寛免税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王守仁

照得正徳十四年七月内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

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由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

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户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户不免饑饉下户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俯察乞勑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

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皆至并
臨塡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
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厮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
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
棄委溝壑狡徤者逃竄山澤羣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
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搖
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
役不得軫恤民隱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

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為日後之慮憂及税賦之不免徵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為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為歲月之慮憂及賦税之不免徵科之未完而暇為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户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兑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

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急之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朘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為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鬨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為紿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獨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皆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

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吸吸甫懐收復之望又為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為奸肆而為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摽剥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肎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寛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寛恤賑濟内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

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臠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

為官漕運以轉輸為任令歲額之催交兑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揺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寛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寛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税不過四十

萬石今各四十萬石而不肯蠲與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巳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歛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困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寛免税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浰頭捷音疏 王守仁

據江西按察司分廵鎮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一哨

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
郟文呈稱統領安遠縣義民孫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
初七日攻破曲潭等巢十一日攻破半逕等巢共五處
二月二十六日與賊戰於水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積
祥陳秀謙張秀鼎等七名顆賊從陳希九等一百二十
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五十六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
倉二百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二哨統兵贛州府
知府邢珣呈稱督同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典史梁

儀老人葉秀芳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芳竹湖等巢初九日攻破黃田坳等巢共四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白沙擒斬大賊首黃佐張廷和王鑾師等及奪獲贓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知府陳祥呈稱督同通判徐璣新民廬琢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等日攻破鐵石障等巢覆賊於五花障等處二月初二等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賊首陳活鷄等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及奪獲器械贓

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斆呈稱統制訓

導藍鐸等官兵於正月初三日攻破石坑等巢十一日

攻破新田逕等巢又與戰於風門奥等處擒斬大賊首

劉成珍等四名顆賊從胡貴琢等一百三十名顆及奪

獲贓銀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余恩呈稱統領新

民百長王受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推官危壽攻破

上中下三浰大巢十一日攻破空背等巢擒斬大賊首

賴振禄等九名顆賊從賴賤仔等三百五十名顆及奪

獲器械牛馬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呈稱統領新
民梅南春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巢二十七
日覆賊於烏虎鎮擒斬大賊首謝鑾曾用奇等五名顆
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七哨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
稱統領義官葉芳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
攻破上中下三浰大巢初十等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
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寧
等十二名顆賊從黃穩等二百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

男婦及奪獲贓仗牛馬等項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户孟
俊呈稱統領義官陳英等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會同指
揮余恩攻破上中下三浰大巢初十等日攻破大門山
等巢共六處擒斬大賊首謝鳳經吳宇張廷興石榮等
九名顆賊從張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顆及奪獲騾械
牛馬贓銀等項九哨統兵南安縣縣丞舒富呈稱統領
義民趙志標等兵於正月十一等日攻破旗嶺等巢共
二處二月十四日與賊戰於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

等一百七名顆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因呈報到道查得
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
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池仲
容等突來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要發兵救
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兵剿捕斬
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効義士楊習舉等十名執去
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縣暫將各賊招安發回原
巢經歷王祚送出叅將失事知縣王天爵等俱各有罪

及將前賊應剿原由呈詳轉達具奏外正德十三年正
月初三日奉提督軍門紙牌議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
廣東龍川縣浰頭等處賊巢奉有成命應該會剿其大
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頗振若
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擣其不備坐視待廣兵之來未
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遵奉勅諭內自行量調官軍
設法剿捕事理部勒兵衆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并
知府等官郟文陳祥等統領各授進止方畧外備仰本

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剿
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等因紀驗明白生擒賊
犯解赴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
贓仗贓銀俱貯庫外參照浰頭大賊首池仲容池仲寧
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據一方歷有歲年僭稱王號
偽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興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
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殺害官軍焚燒村寨虜殺男婦
歲無虛日曾經狼兵夾攻屢次俱被漏網是乃衆賊奸

雄之巨孼三省羣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
身就擒仲寧仲安等一時授首各巢賊從擒斬殆盡此
皆仰仗朝廷德威遠播廟堂成筭無遺提督軍門賞罰
以信而號令嚴明師出以律而機宜慎密身先士卒而
艱險之不辭洞見敵情而撫勦之有道以是數十年之
巨冦一旦削平連四省之編氓永期安輯呈乞照詳轉
達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為地方緊急賊情續該臣看
得南贑盜賊其在南安之横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

彬在贛州之浰頭岑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
彬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為固連界於閩廣者
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勅諭及查
照兵部咨示方畧初議先攻横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
廣東會兵徐圖浰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
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横水恐浰賊乘虚出
擾恩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為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
報効生員黄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

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黄金巢劉遜劉粗眉温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即池大鬢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為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説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為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覊縻令勿出為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効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為兵使從征横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横水仲

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効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虚實乘間内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内嚴警禦之備以防其釁外示寛假之形以安其心隂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剿之策皆以此賊狡計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刼行剽皆

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剿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遯所殺傷亦畧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愈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輙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為兵無常勢在因敵變

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為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險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為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為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浰頭

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為臣等實有回師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為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偽官使侯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偽授盧珂等官爵金

龍覇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為爾等擅兵讐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

衆侯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黄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使勿以自疑容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令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為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凡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賫歷

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益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令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況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為詐殺之必矣所賄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

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户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等兵然以道經浰巢恐擾諸賊則又别賫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為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示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先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為拘捕其屬不復為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贑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為樂信以為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

果械繫深圄中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於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時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户孟俊兵從龍

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
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
保入守備指揮郟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斆
兵從信豐縣黄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
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擣下浰大巢而
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浰先是賊徒得池仲容
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
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鋭千

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横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振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浰各哨官兵遥聞三浰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奔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

壘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郟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斆兵遂破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騾仗數多其餘墮崖塡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兵破黄田坳巢指揮姚壐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

兵破塘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户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郟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斆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户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騾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

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絶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内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滚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鋭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

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遁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斆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

門與其餘夯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黄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黏踪㑹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復戰於上平下平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黄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李斆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郟文兵復與賊戰於水

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
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為各巢積
惡兇狡之賊皆已擒斬畧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
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為賊所驅脅從惡
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
心投招臣遣報効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
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
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

安揷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閩冦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撫順招安况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蕪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行撫順下情還歸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葢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擣過巢

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
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
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覊械贓仗二千八百七
十件把贓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
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
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覈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
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
史毛鳳叅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

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為桀驁難制益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刼掠焚燒是嗜至於浰頭諸賊雖亦剽刼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籍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

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筭何以及此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强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疎淺劣然而計功較績

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遥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狃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

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首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斆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奬擢庶示激揚以為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

其才福已踰分謹奏候旨

山泉子曰予觀涮頭賊其桀鷔狡猾真如狼兎勦殺為極難者今讀其疏之始末其出奇有十一焉因其黨與盤結恐其乘虛出擾既諭以禍福復令黃表周祥重賄賊黨剪其羽翼一也池仲安率老弱來降以覘虛實因為內應之計乃陽許之仍截路上以緩其歸途二也陽怒盧珂聲其擅兵讐殺之罪陽與池仲容請降陰藏殺機三也詔諭軍民久勞休息示不復用兵之意四也又反令池仲容防備盧珂顛倒反覆曲行反間五也令黃表雷濟使仲容來謝寀諭各縣各道勦兵分哨候報而發六也及池仲容來則又張燈設戲示不用兵啟其深信無備七也命獄卒械繫盧珂於獄復令池仲容覘之於獄以信我真惡盧珂不復疑慮八也由是兵自和平都入者烏虎鎮入者平地水入者以至龍田岡入者凡八道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因而從旁繞出岡背橫衝賊陣九也使千户孟俊至龍川集盧珂鄭志等兵為夾攻之計以道經浰巢恐探諸賊復賚一脚以拿盧珂黨屬為名以脚示賊致其羅拜歡呼十也及賊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從上擊下止有一路可通我兵寸步不進乃以雄兵七百以所得賊衣衣之混入賊巢使賊認為賊黨奔散之衆佯與呼應結好從而斷其後路我兵亦從上下擊賊受圍如魚遊於釜十一也至其末聚積寇之勢如雷如電我兵破之如推枯拉朽含畜中寓乎發揚足壯國威又文之善於形容變化者

擒獲宸濠捷音疏 王守仁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

輕舉𩥅進乃退保吉安姑為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刼
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
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
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
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曽直評事
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㕘謀驛
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㕘政黄繡知府劉昭等相與
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

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為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於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徐連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

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摇城中十九日發沛汉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汛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滚木灰瓶火砲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

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揺呼譟並進梯緪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録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擄安慶逃回被虜船户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

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剋是日有守城萬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勸沮以為必須逕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院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

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能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絶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言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

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
令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併力
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
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强軍鋒雖鋭
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刼遠近未嘗逢大
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
爵之利為説令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
若先出鋭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

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為内應生變親慰

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散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

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横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儒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退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

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攻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領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燃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

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儒出其右余恩等官各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别妃嬪宫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參賛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户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盧璜丁聵

王春呉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勲何鏜王信呉國威大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脇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瑋僉事王疇潘鵬恭政程杲布政梁辰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追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呉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

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闉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偽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脇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録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

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使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寇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

奉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宸濠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剥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刼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揺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寃抑𤍠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能拔樹

排闗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致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脇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脇制遠近偽傳檄諭以揺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慴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

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輙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强虜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祐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為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為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凛然有虎豹在山之威

申明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夔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制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

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
璉戴德儒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
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
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顏泌
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
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
璉戴德儒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

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倫僉事劉
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王繡
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
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為難得況當震
恐揺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
身狥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
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
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

甸月輙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廵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絶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

山泉子曰予讀擒獲宸濠捷疏其出奇亦十有一焉先攻南昌以解安慶之圍一也令指揮余恩以遊兵誘賊兵又令劉源清張疑設伏以待各兵之合二也又曉諭諸王禍福以防其助逆三也以伍文定之正兵當其前邢珣繞出賊背從後横擊直衝四也復計九江南康乃犄角之勢不兩得則不能合攻宸濠先破二府並兵共擊五也假都御史楊火牌稱達兵四十萬齊往江西使雷濟持調兵火牌打入省城使其遲疑不進六也假寫南雄等府飛報日逐打入省下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以張兵勢七也假稱李士實有

書容寄與先生假稱凌十一等遞狀反戈立功以離寧王信任之志八也使雷濟等昏夜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九也假寫回書與李士實稱其精忠報國戒勿漏泄宸濠獲走報之人深信其與先生合黨使其師老氣衰以沮其南京之謀十也寫免死牌數十萬順流投江稱宸濠已破戒軍士勿得縱殺以亂軍士之心十一也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王守仁

臣聞傅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别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

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葢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謬膺重命勘處兵事於兹土節該欽奉勑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勑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

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因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猺獞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獞猺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獞猺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獞猺因以騷亂仁

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
土官去而猺獞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
猺獞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
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毁譽避日後之形迹
茍為周身之慮而不為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
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
民為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
同總鎮鎮廵副恭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

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茍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獠猺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令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

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豶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以分列土目者是墻墉之限豶牙童牿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

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

臆說亦足以揺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請旨

自劾疏　王守仁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為容悅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百姓之惑也伏惟陛下神

明英武自居春宫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方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刬滌兇穢復祖宗之舊章弔黎元之疾苦任賢修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歡忻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景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

横屯兵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洶洶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寬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訾罵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畧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陛下每月視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願時一覩聖顏而不獲則憂思徬徨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

興怨懟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昧爽臨朝不過頃刻陛下何憚而不為所以若此則實繇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陛下是其大罪一也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將卒之事無非宮禁所宜況今前星未燿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祀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

思患預防以為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為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陛下自即位以來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繇臣等不能備陳至樂以易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

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歸咎懷憤若
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陛下繼自今昧爽以
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關雎之詩毓
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味理義之悅心去遊宴
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
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哀憫元元之本心繇
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
息無復有所騷擾躬修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

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
上聞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

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議
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
深重禍延先臣方煢然瘠疚僅未殞絶聞命悸懐䰟魄
散亂已而伏枕沉思臣以微勞冐膺重賞所謂貪天之
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
之矣然而聖旨優恩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録者豈以
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
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閼朝廷

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恊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已日遠而意已日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輙敢剖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情有所激於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

積威凌刼雖在數千里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剥床觸目皆有賊兵随在皆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號名逺近然而未受廵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懐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可保土地為辭則臣亦將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厲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

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
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
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
矣此臣所為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
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
使其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
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夫
天下之人犯死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

今臣爵獨崇而此同事之人者乃或賞或否不行其賞而並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而捐身赴義以來此呶呶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於衆口之非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令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

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令人敺牛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耶況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

讒疾之口而未必皆真耶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得毋已甚乎夫考素行别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士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何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茍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士人

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況矢石之下劍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令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令而贖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已行而其人之

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録而罪有加不能創姦警惡徒以阻忠節之意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其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乎夫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皆自

以為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巳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巳也羣憎衆疾惟事搜羅以為罪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今而陛下龍飛赫然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雷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而覆盆之下尚

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愚命一為主上明言其利害猝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矜功伐善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于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暗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

之榮而為之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禄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克成也則此爵禄恩賞亦有國之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是為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内失其初心亦何

顏面以視其人乎臣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敢茍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偽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獨厚果以臣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諸部亦有册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

冐死云云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一